

家乡味道·一味一故乡

那一碗乡愁，就是徐州米线

文/图 王磊

小时候，我觉得米线不如馄饨实在；后来，恰恰是这碗米线，成了我心中家乡味道的代表。

让我“入坑”的，是姥姥家附近一家开了二三十年的老店。他家的米线口味始终不变，店里总飘着一股熬煮猪大骨的浓郁香气——熟客们都戏称它为“臭米线”，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人气。

店里的光景，是我对市井烟火最初

的印象。汤锅蒸腾着热气，店里永远暖融融的。尤其是冬天，一推开店门，热气便扑面而来，瞬间驱散了周身的寒意。

食客们扯着嗓子喊“一碗肉酱，多放辣椒”，滚开的骨汤从大勺里倾泻而下，瞬间激发出肉酱与辣椒的复合香气。再配上个茶叶蛋，这便是许多人一上午的能量来源。

“这家店价格实惠，即便小碗分量也很足。”父亲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，那时身强力壮、胃口也大，“那时候我们都能吃下一大碗米线，再加

个蛋，一上午都顶饱。冬天喝一碗，

身上暖洋洋的，骑着车子去上班都不觉得冷。”

那一碗看似简单的米线，内里却藏着不少“讲究”。事先泡好的米线在滚水里焯烫片刻，瞬间变得根根爽滑、筋道弹牙。堪称灵魂的肉酱，在香辛料的加持下，牢牢掌控着一碗米线的风味基调。橙色的萝卜榨菜是它的“黄金搭档”，甜津津的口感，在徐州小吃里更是无可替代的配料——要是哪碗米线忘了放榨菜，那滋味可就差远了。

当所有配料在碗中“列队”完毕，一勺滚烫的大骨高汤顺势浇下。汤底的浓厚鲜香与肉酱的醇厚香味立马伴着热气冲上来，勾得人食指大动。

而画龙点睛之笔，是那勺喷香的辣油与几滴米醋。徐州的辣油往往不只是单纯的辣，更能为米线增添一层厚重的香气；米醋则多选用本地老牌子，酸得清爽，既开胃解腻，又巧妙调和了汤头的厚重感，留下一丝轻盈的尾韵，让人越吃越有食欲。

根本顾不得烫，急急忙忙地搅动筷子，让每一根米线都裹上油亮的汤汁。“哧溜”一声吸入口中，麻辣鲜香瞬间在唇齿间爆开，一路酣畅淋漓地奔涌入胃，浑身都透着舒坦。

在徐州，我们不说“吃”米线，只说“喝”米线——得连米线带汤，完成一场“暴风吸入”，才能体会到那份从口

到心、淋漓尽致的熨帖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米线本身并非徐州原生的小吃。它和许多外来食物一样，在这座被称为“五省通衢”的城市里扎了根、落了脚，彻底融入了城市的肌理，被打上了鲜明的本地烙印，成了一代代徐州人的记忆载体。

直到去外地求学，我才真正品出这碗米线的全部滋味。外地的米线各有特色，却总让我觉得陌生。异乡的夜晚，手机上刷到徐州米线的视频，味蕾会无比精准地“回忆”起那肉酱的醇厚、辣油的酣畅、榨菜的甘脆爽……这时才恍然大悟，那碗米线早已不是简单的果腹之物，而是我与故乡之间一条看不见的精神纽带。

每个寒暑假归家，放下行李的第一站，必定是那家熟悉的米线店。当那口熟悉的味道在口腔里充盈开来，关于这条街、这座城市的人和事，就都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这细细长长的米线，就这样徐徐地伸向遥远的童年，伸进醇香的回忆里，系着乡愁，牵着思念。

如今，徐州的米线店越来越多，口味也各有千秋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碗无可替代的“最佳米线”，关于“谁家最好吃”的争论，从来没有定论。但这或许正是家乡魅力的魅力——它没有统一的标准，却能在千百种变化里，为每个人保存着那份最原始、最私人的记忆。



甜甜的炸糖糕

文/图 我就吃不胖

甜，是刻在童年里最温柔的印记。在所有带着甜味的食物中，炸糖糕于我，是任何精致点心都无法取代的——因为它总是和爷爷的身影重叠在一起，和那些被爱包裹着的岁月紧紧相连。

记忆定格在幼儿园时期。那时冬天的早晨，爷爷会蹬着一辆老旧的三轮车送我去上学。我背对着他坐在车斗里，他宽厚的脊背像一堵温暖的墙，为我挡住刺骨的寒风。

我记不清那时候早餐吃什么，但对炸糖糕的印象却颇为清晰。

三轮车总是在那家熟悉的早餐铺前停下。爷爷先把我抱下来，再拉着我的手走进店里。他照例点几个包子，但必定会为我叫上两个刚出锅的炸糖糕，再配上一碗滚烫的豆汁。

刚出锅的炸糖糕，焦黄浑圆，像一个个小太阳，在寒冷的早晨散发着诱人的光。我总是小心翼翼地先咬开酥脆的外皮，听着那细微的“咔嚓”声，然后露出软糯的中间层，最后才抵达最甜蜜的核心——或是黑芝麻糖馅，或是花生糖馅，在热油的炸制下早已化作滚烫的糖浆。那是整个糖糕的灵

魂，也是我最喜欢的部分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太过心急，滚烫的糖浆烫伤了舌尖，直到中午吃饭都尝不出味道。可那份对甜的渴望，却从未减退，下次吃炸糖糕，我依旧迫不及待。

吃完两个炸糖糕，甜蜜的能量足以支撑我一上午的快乐。那种快乐如此简单而纯粹，以至于20多年后依然清晰如昨。

最难忘的是小学二年级的那个暑假。我发着高烧，软绵绵地躺在床上。奶奶说捂出汗就好了，我便在被子里蜷缩了一整天，也不想吃饭。看我精神萎靡的样子，爷爷坐在床边，用他粗糙的手掌轻抚我的额头，柔声问：“丫头，想吃什么？”

我虚弱地想了很久，轻声吐出三个字：“炸糖糕。”

那是下午4点钟，卖炸糖糕的早餐铺早就收了摊。

但爷爷只是点点头，替我掖好被角：“丫头想吃炸糖糕，爷爷这就给你买。”

他推门而出的背影，至今还印在我的记忆里。我望着天花板，心想不可能买到的。

然而，当暮色四合时，爷爷回来了。他从怀里掏出两个用袋子包好的炸糖糕，递到我手中。虽然糖糕的外皮已经



软塌，不再酥脆，但咬开后，里面的糖馅依然是温热的、甜甜的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病全好了。

如今，在徐州的一些老街巷尾还能见到炸糖糕摊铺，像熟悉又久违的小吃。偶尔路过，我会买上两个。但很少再碰到那种爆满糖浆的芝麻或花生糖馅的了。

爷爷离开多年后，我才渐渐明白：那个黄昏，爷爷买回来的不只是两个炸糖糕，而是他所能给予的全部甜。这份甜，足以让我用一生的时间去回味。每当想起，唇齿间仿佛又泛起了家乡的味道——那是爱的味道，是再也回不去，却永远留在生命里的，最甜的味道。

分享你的“家乡味道”

为了让市民更直观地感受乡土风味，徐州报业传媒集团重磅推出“家乡味道”徐州农特产品征集推广行动，通过线上线下活动打通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到舌尖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让徐州好物走进千家万户。登录徐报集团自主创办的“彭橙GO”线上商城（可扫描右侧二维码），更多好物一键到家！

